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 普考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98 期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 少数民族学生专辑

#### 目 录

柯木的选择	黄章晋
藏族学生看我国的民族问题	——一名北京大学藏族本科生的课程作业
左右难逢源——访谈历史夹缝中的维吾尔女青年	——一名北京大学维吾尔族本科生的课程作业
我和我的西藏学生	新加坡《联合早报》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编者按】

青少年是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中央政府为了推动全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和提高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建国以来采用了多种措施，从资金、人力等各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和政策倾斜，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随着近 30 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所有制、人事制度的多元化，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已扩散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制度、升学机制和就业方面也遇到一些新问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主要任务在西部边疆地区，如何让更多的少数民族青少年，特别是农村、山区、草原的普通农牧民子女能够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在学校里学到有用的知识，毕业后充满自信地投身到祖国各地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使他们在为家乡和祖国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摆在中国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西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地许多基层社区仍以当地民族语言为主要交流工具。因此，如何在掌握母语的同时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文，两种语言各自发挥什么样的教育和学习功能，双语教育如何根据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推行，已经成为当地学校教育的一个核心主题。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很不合理，西部边疆地区现代学校教育起步较晚，母语文教材和师资力量较弱，高等院校发展滞后，这种局面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所以中央政府先后为西藏、新疆学生开办了“内地西藏班”和“内地新疆班”，每年招收数千名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学校接受教育。他们在高中毕业后进入高等院校，许多人大学毕业后回到西藏和新疆工作，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生力军，也成为各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的桥梁。

但是，这些西藏、新疆学生们自小学或初中毕业就离开父母和家乡，长期生活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完全陌生的内地城市和学校里，缺乏亲人呵护，他们在生活、学习、社会交往和心理调适方面必然存在不少问题，也会受到国内外网络信息的各种影响，因此也就更加需要所在学校汉族师生、所在城市汉族居民的关心和爱护。一所中学的西藏、新疆学生，通常只有几百人，他们被淹没在城市中几万学生和几百万市民当中，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是很少被人们关注到的。这些从边疆百里挑一选出来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这些民族各行业的青年精英和干部、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在内地读书学习期间如何感受内地的文化氛围、如何感受周围人们的态度、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他们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发生的变化，这些都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并通过他们影响他们的群体和民族。

由于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感受，人们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在本期选刊了几篇相关材料供大家参考。其中一篇是《凤凰周刊》的访谈，两篇是北京大学学生的课程作业，还有一篇是 2009 年拉萨“3-14 事件”后网络上一度流行的文章。我们希望关心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朋友们可以通过阅读这几篇材料，了解一下这些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内心世界。这些材料也许谈不上有多少文采，许多个人感受也未必具有普遍代表性，文中对有些社会现象的归纳也可能有些偏激，但是正因为我们对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接触、了解得太少了，这些出自亲身感受的个人访谈或自述，往往更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而非理论层面了解这些青年学生的所感所想。这几篇材料中平实朴素的语言、描述生动的场景、真实思想的流露，都使它们值得一读，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成长历程、喜怒哀乐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这些来自西藏和新疆的孩子们，远离父母家乡，幼小的心灵十分稚嫩、易受伤害，遇到困难时不知如何向他人启齿，但是内心非常善良和纯真，他们渴望得到周围人们出自心底的尊重，渴望能够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渴望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有所成就，来报答亲人、家庭、故乡、民族和国家。他们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遇到的任何帮助或任何伤害，都会长久地留在他们的心中。我们不但应当尽可能地去努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避免受到他人有心或无心的伤害。

希望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身边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爱护。

## 【访谈录】

# 柯木的选择

黄章晋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1年9月5日）

新疆内高班，全称为“内地高中班”，是仿照西藏内地高中班的经验，为让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接受更好的高中教育做出的一个特殊安排，即由教育部统筹协调，在内地多个地方设立专门为新疆学生开办的内高班，再从新疆——尤其是南疆农牧业地区——选拔成绩优异的孩子到内地上课。

新疆内地高中班学制四年，含预科一年，不分民族统一编班，使用汉语授课。预科阶段重点补习初中的汉语文、英语和数、理、化课程，以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2000年，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开班，迄今已整整10年。第一届约1000名学员，2011年将录取7000名学员。除内地高中班，目前还有开办不久的内地初中班。

内高班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为新疆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制度安排。这些毕业生根植于新疆本土，又接受了与汉族学生一样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语言、知识还是理念上，都能与内地社会无缝对接，完全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新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

然而，这个长效的教育机制，在今天由于没有与之对接的人才“回收”机制，迄今罕有内高班毕业生感受到服务故乡的喜悦。

他们中，少数人选择留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生活，更多人回到家乡。特岗教师成为回到家乡的内高班毕业生们最常见的选择——体制内，只有这个工作没有汉人和他们竞争。

而那些留在内地、有了工作的内高班毕业生们，却无法处理内心越来越强烈的分裂：我还要在内地待多久？到底要不要回家乡？

柯木，全名阿不力克木·艾依提（Abilikm Heyit），是新疆内高班第一届毕业生。

2000 年离开新疆、远赴深圳时，柯木还是个孩子。10 年间，他在内地完成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并顺利进入杭州一家私营企业，成为公司骨干。长期的内地生活，他的普通话已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痕迹。新疆，似乎离他越来越遥远，父母的脸都不再那么清晰。但柯木的心，越来越焦灼。

2008 年参加工作时，他给自己定下三年后就必须决定是否回到故乡的计划。现在离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柯木还是没法做出决定：回新疆，还是留在内地？

在对《凤凰周刊》记者自述来内地求学、工作的经历时，他也希望在倾诉中，能好好整理自己被这个巨大问号折磨了太久的内心。

### 【在新疆的家庭】

我 1984 年出生，是新疆和田市地质队子弟。父亲来自喀什，是地质队技术骨干；母亲是市里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地质队里有不少维吾尔族职工，平时孩子们玩在一起，不分民族。

上小学时我有两个选择：读维语学校，或汉语学校。父亲坚定地送我去了汉语学校。可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维吾尔语。我们院子里一起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孩子后来大都转到了维语学校，父亲却坚持让我读下去。我二年级留级了。但学得还是很艰难，在家里没少挨揍。

一直到五年级，我才完全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各门功课开始及格。因为之前基本上没听懂过老师、同学的话，除了一些逃课片断，我那几年的记忆几乎是空白。也许是因为我很抗拒这段时光吧。

1997 年小学毕业，我到和田五中读书。

在小学，和汉族孩子打架是常事，不过大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也不分民族，打完了很快就和好。但到了初中有点变化，有一次参与打群架，有大人来问：“你们是不是有民族情绪”？我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民族情绪啊！

当时我学习不算好，但我并不为成绩不好而紧张，我喜欢看书。我是地质队阅览室借书最多的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读者》。

后来，我们内高班去内地时路过兰州，我还特意去了《读者》的办公楼看了看。在我心目中，那是很神圣的地方。

### 【进入内高班】

初中毕业那年，我赶上了新疆第一届内高班。

老师宣布，要选拔优秀的学生到内地读书，这当然谁都想去。当时报名者还要和学校签协议，保证以后回新疆。

我们那一届全疆总共 1000 个名额，喀什大概有 300 人，和田 200 个，大部分是南疆的人。当时名额分配很严格，年龄划线必须是 1984 年后生的。教委还要当面审核每个人，怕有人编造民族身份。

考试时我成绩不过线。但没想到，体检这一关，有成绩过线的同学不合格被刷下来了，指标空了出来，我正好补了上去。

那对我们是天大的喜事。父亲觉得特别有面子。爸妈特意花了 65 元钱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衣。

我们班上有三个学生上了内高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汉族人、一个满族人。维吾尔族学生的名额比例要比汉族高很多，新疆内高班 80% 的招生是面向农牧业地区的。

2000 年 8 月，我们在乌鲁木齐集中。当时全疆 1000 个孩子住在新疆大学，停留了两三天。自治区领导来讲话，说我们是新疆的未来和希望，所有人激动得不行。

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到乌鲁木齐这么大的城市，好多人根本没出过远门甚至没到过县城。

有个同学在库尔勒第一次看到火车，跑过去摸了一下铁轨。

在新疆大学，我见到了领队老师，也知道了要去深圳念书。我不知道深圳有多大、什么样，只知道那是特区。

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有这么多民族。以前我只知道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没听说过哈萨克人、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锡伯族、蒙古族。这一次，我亲眼见到了各个民族的人，大家长相、外貌差别如此之大，才算有了“民族”这个概念。以前，真的没有。

### 【深圳内高班的新生活】

9月，我们来到深圳松岗中学。

这所中学以前是没有高中的。它想办高中时正好碰上内高班的任务下达到深圳。深圳有承办内高班的任务，但据说市内重点学校都不想接下这个担子，这所关外的学校就争取了这个机会，他们借此可以办自己的高中了。

松岗中学有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子弟。争取到新疆班后，它在当地也招了一个班的学生。高一年级就有了四个班，一个当地的，三个内高班。

新疆班学生有120个人。学校很想办好新疆班，师资力量全力向我们倾斜。

松岗中学的一切都和新疆的学校不同，条件之好超出想象。教学全部是电教化的。好多人第一次见到电脑什么样。而且还有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校董事会”。

校方专门请来一对维吾尔夫妇开了一个清真食堂，大厨是维吾尔族的。还有一个专门的膳食指导老师。食堂会根据学生的意见或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菜单，甚至委员会可以直接指定配餐。各种营养搭配非常讲究，早上一定要有牛奶或豆浆，午餐必须是一荤二素，汤是免费的，晚餐更丰富些。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仅仅是吃，就让人终身难忘。很多人以前在家里从来就没吃好过。面包，我是到了深圳才第一次见到。其他各种点心，我根本叫不上名字。大家都拼命吃。

第一年下来，一下吃出很多胖子。饮食过量让好多人得了阑尾炎。后来我问过，其他地方的很多内高班学生都是这样——到内地的前两年，很多人因为阑尾炎住院。

学校组织我们去过几次深圳市区。第一次进入市区，看到沃尔玛，大家只觉得震惊，觉得看到了真正的文明世界。

松岗中学让我们开眼了。但是对内高班的学生来说，这里的学习也是残酷的。因为内高班实行末尾淘汰制，四年学习中，前两年都会把成绩最差或表现不好的学生中途送回去。走一个，新疆自动补来一个——内高班编制很紧俏，甚至一个学生身体不行了，那边都会马上来个人把他顶替了。

第二年，我也出了问题——我背了四个处分，分别是因为爬墙出校和一次打架。按照前例，我得被退回去。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要被退回去，伤心得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去流浪。我向同学借了钱，准备偷偷带着行李走，不想留下来受那个侮辱。

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看到我这样，跟我一起大哭起来。校长得知情况后，对我说：“哪里有送你回去这回事”？我被留下了。

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罗校长。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这所中学里，我们和汉族学生相处非常愉快。我们来之前，学校就专门对其他学生交代过民族团结，学校本身也很尊重我们的习惯和文化。刚去学校时，初中班孩子第一次见新疆来的学生，很惊奇，好多人会跑过来要我们的签名，甚至就让我们签在他们的T恤上。

后来新疆班、本地班并班了，本地学生都很淳朴善良，大家就更是打成一片了。我和内地汉人的真正交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9.11”之后，学校里突然有了政治教育，开始谈反分裂、民族教育等内容。这时，我开始对“民族问题”有了意识。

我们的高考指标不占新疆也不占内地的，有自己的名额安排。本来大家的成绩就不错，所以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最差也能读大专。

我当时很想考公安大学，想去当警察。因为在深圳，我第一次看到了维族流浪儿。我很震惊，想去解救他们。但我没考好，没考入我的第一志愿公安大学，最后上了第二志愿浙江财大。

### 【大学：歧视与包容中的维吾尔问题】

和深圳不一样，在杭州，我一下从封闭社会走向了开放社会。

从大学起，我就喜欢杭州，这里民营经济发达，商业意识浓厚，有钱人的孩子会在学校里推销电话卡、卖袜子之类，同学们的求职意向，都是找民企而不是公务员……。对从小就喜欢做小生意的我来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开放社会的氛围。

但在这里，我也第一次碰到真正的考验。

在浙江财经学院，我们那一届第一次有了维吾尔族学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维吾尔人，很好奇。不了解新疆的同学会问些傻问题，比如我们在家是不是骑骆驼上学、家里是不是住帐篷，甚至有人问“新疆用不用人民币”。

这些好奇是正常的，我都无所谓。但外边赤裸裸的歧视，我很受不了。

文化歧视、民族歧视，我是到了杭州之后才第一次领略到--在深圳，我知道有好多新疆流浪儿当小偷，但并不知道汉族人这么歧视维吾尔人，不知道有些汉族人看到维吾尔人就像看到小偷一样。

我为这个受了很多委屈。比如，我和学校保安就发生过两次冲突。那时候学校学生都穿T恤，我因为兼职在民企打工需要穿了一身正装。结果，第一次，我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时，我大吵大闹了。迫于压力，他们向我道歉了。

没想到，很快我又被一个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因为第一次的事故，他们其实都认识我，我觉得对方是故意刁难我。这次我气坏了，动了手，但吃了亏。我伤心透了，一个人哭得好厉害，第一次想：我为什么要到内地来受这个气？

还有一次到杭州下沙去买裤子，我就听旁边人用方言对店老板说：“小心这个新疆人偷你的裤子”。

另一次，我和一个学妹在门外吃烤串，一个当地混混过来拍我肩膀说：“你个新疆人跑来干什么？”那段时间传说杭州延安路那边新疆人给人扎艾滋病针，这个人应该是因为这种传言，看不顺眼，故意来挑衅的。

这种谣言短信，我自己都接到过。接短信那次，我去白羊派出所投诉，社会上出现了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谣言。

几天后，派出所来了人，找我约谈。他们很认真了解了情况。之后，省公安厅的人也来调查了，调查结论说谣言是从萧山那边传来的。《杭州都市报》的记者也来为此采访过我，我说不希望自己的身份引起恐慌，当地报纸就专门发了文章辟谣。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杭州有好印象。他们尊重人，可以讲道理，有隔阂可以沟通。一个城市的文明其实是体现在这些地方的。

遭遇歧视，应该是所有在内地读大学的内高班学生都会遇到的事。我听过上海的同学说过，有一次七八个维吾尔学生一起上公交车，走到半路，车突然停下来，他们被一大群防暴警察给包围了——车上的人，私下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全是复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却被周围的人当作恐怖分子看。

大三之前，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很冲动，想打人，有段时间甚至感觉自己不正常。以前，我以为柯木就是柯木，不是别的身份。可经历告诉我，外界看你，首先认为你是一个维吾尔人、一个新疆人，这就是“身份认同”。我开始感到自己缺少知识，不知道怎么看这些问题。

直到找到了“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我才在交流和帮助中得到启发，有了一些理性认识，

有了信心。学校里，一位叫李景奎的老师也给了我极大启发。后来，我开始读社会学、民族学书籍，开始关心新疆问题。

我开始了解，新疆和内地，对彼此的认识都有多么大的误解。

我当时要到内高班读书，周围的亲戚很担心。大家觉得内地非常可怕。我的一个表哥，在上海做过烤肉串的生意。他回家乡后，把上海说得非常坏，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后来能理解他了。语言不通的维吾尔人来到内地谋生，要找个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更不要说做生意会被城管抓、被本地人歧视和驱赶。我表哥是从家里偷钱跑去上海的，在上海吃尽了苦头，被毒打过，住在你不能想象的地方，没有赚到一分钱。能长期留下来的维吾尔人，几乎只剩坏人了，否则怎么活下来？

到内地的维吾尔人基本上就是做那几行——烤串、卖切糕、当小偷。一个农村的维吾尔人到了内地，多半只能被黑社会控制，跑都跑不掉。

我是在杭州附近打工那段时间，开始接触到这些人。卖切糕的，几乎 90%都是和田、墨玉来的；卖羊肉串的、做小偷的，是喀什来的。这些人让我又恨又可怜。除了做“大哥”的，几乎每个小弟都是一身伤疤，饿得瘦瘦的，根本吃不饱。

开小饭馆的，也有不少在做不正当生意。拿饭馆做掩护，私下卖白粉，带一帮小偷。我看到过一个 30 多岁的人，晚上卖烤串，下面有铁链子把他的脚和羊肉摊锁在一起的。汉人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的。

我碰到过一个小孩，被人带出来偷东西，三天没偷到东西，什么都没吃，快不行了。我花了 60 元打车把他送到下沙一个朋友那里，之后把他送回了新疆。

在我的老家，有个手机市场，里面卖的全是从内地偷来的二手手机。现在那里的人也知道，很多人跑去内地以后从事的是不正当职业，所以他们一听到某人是从内地回来的，就说这个人是“口里齐”（Kuliqi，类似“在内地混的人”，带强烈贬义）。

### 【杭州的工作经历】

我在“维吾尔在线”认识了一个汉族朋友，他在杭州工作过好多年，介绍我去杭州一个装饰工程公司实习。

这个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姓张一个姓毕，张总最初一听是新疆人就不想要，新疆人让他想到杀人、放火、小偷、吸毒。但最后还是答应面试我。他问得很直接、很仔细，问我怎么看“9.11”、人体炸弹、极端宗教、砍手、石刑、吵架时会不会拿刀子捅人……。我理解他的提问，并且把面试当成一个难得的纠正偏见的机会。所以，我回答得特别自信，也特别从容。

当时给这个公司投简历的人很多，别人的简历都很厚，我只递上了一张纸。对我来说，第一关是公司对我民族身份的认同，第一关过不了，资料再厚也没用。我把大学期间的各种兼职工作、社团活动和学习如实介绍后，张总当场就答应了让我来实习了。后来他说，通常这种场合他会说“我考虑一下”。

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工作机会，而是一种强烈冲动：我要去纠正大家对维吾尔人的认识。大四开学的前一个星期，我去了公司。

前两周打杂，熟悉流程和业务。当时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忘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都被公司的人看在眼里。有一天，大家吃饭，我说要去吃碗清真馆的兰州拉面。张总说了一句“我陪你”，就开着大奔带我去吃了一碗 4 元的拉面。我们边吃边聊，话不多，但感觉很特别。

我们的同事都是因为我而第一次接触穆斯林，对我极为迁就。他们集体会餐，可以为了我这个实习生，跑很远去一家清真餐厅。

我弟弟放假从山东过来看我，我没时间陪他，结果公司的毕总派司机去给接他，并到新疆餐厅给他接风。司机对我的评价很高，这些话再由我弟弟传到家里，父母就很放心了。

我在公司一直实习到快毕业，当时工作状态狂热到了做梦都在想工作的程度。我做的第一个

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我拿到了很高的实习工资，而一般实习生是每月二三百元甚至白干。

到毕业时，我有了自信，并且明白：在这个公司，人际交流成本极低，不需要走非正常的人际关系，不要拍马屁，只要你在做事。

他们并不只是特殊照顾我，公司一线员工中有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公司对人员构成的变化总能及时在细节上做出许多适应和调整。我以前很难想象一个民营企业会这样。我热爱这种企业文化，和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

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月探亲假。家里人反对我留在内地，希望我在和田当公务员。但父亲被我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说：“我要在内地吃点苦，好好学习这些先进的浙商文化。你不在一家企业里全身心投入，是永远不知道其精髓的”。

我对家里说，也给自己说，给我三年时间。

三年，是我的导师说的。他告诉我：“干满三年再做判断”。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是《新疆少数民族人才现状与发展》，导师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论文，对我说：“你就拿自己当少数民族人才，好好培养吧”。

我很感谢我的导师，现在看来，这三年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时光。杭州的经历，让我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了特殊好感。就算他们开始有误解和偏见，但绝不固执。

除了公司给我信任和温暖，客户也都非常友善。很多人是第一次和维吾尔人打交道，当然会惊奇。但当我主动介绍民族身份，不回避问题时，对方的陌生和疑惧就会转变成好奇和好感。最后，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差异不但没有变成我的障碍，还几乎变成了我与客户沟通的优势。有些人反而会因此私下关心你的生活，甚至通过对我的了解，慢慢产生对整个维吾尔族的关心。

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杭州人，我热爱我的第二故乡。

### 【困惑和选择】

但我无法逃避心中的那个问题：三年到了，我回去吗？我们公司不大，但我能领会到它浙商文化的魅力，就算是偷师，我也真的很想再学几年。但我的时间拖不起。

我们内高班的人是最痛苦的，大家其实还是想回新疆。但在观念上又无法适应和接受新疆，事实上，新疆也不接受我们。

我是读大学后才逐渐了解自己的故乡，比起杭州，故乡并不那么美好。比如，在杭州，碰到警察执行公务，我可以先要警察出示证件。但在新疆，碰到一个协警、甚至一个带红箍的，你都得老老实实接受盘查。

最大的困难是就业。大家都想呆在乌鲁木齐。央企是不用指望的，我就没听说过哪个维吾尔大学生进央企的。能供我们选择的只有四个类型的岗位：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特警、特岗老师（编制外的教师）。特岗老师需求很大，新疆搞双语教育，合格的老师极为缺乏，任意一个内高班毕业生足够胜任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松岗的哥们儿都回新疆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做基层民警，他是天津财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哥们儿，回新疆后在家待业一年，做了狱警。他们都是家里有关系的。只要去考公务员，考前必须“关系”走到位。过了笔试阶段就来不及了。

我们的“班花”回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一名，但面试没过。现在在下面一个县里当特岗老师。

新疆公务员太紧俏了，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可找，创业也想都别想。

在内地读书时，大家肯定是有想法和抱负的，但回到新疆，一切不由自己。从我们这届毕业生来看，当初到内地学习时，我们被重视、被抱以希望；但毕业后似乎完全被遗忘，变得不重要了。

在我看来，我们的优势早已不只是语言优势，而是文化上的优势。

一般的维吾尔人，过汉语关都很艰难。本地学校的那点汉语教育根本没用，生活环境里没有



汉族人，学的是没法交流的哑巴汉语。而我们在内地汉族社会长大，习惯内地汉族人的思考方式。所以我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有很大发展。

我们这届内高班最终有一些尖子生留在了内地，北京据说有两三个人。他们可能也正面临和我一样的问题，还在考虑是留内地还是回新疆。

在内地，我们要找到工作并不难。虽然有民族和文化的隔阂和误解，但发达地区对维吾尔人的歧视和偏见其实比新疆少，环境公平，机会均等。可内地毕竟不是家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也会想家。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

多数留在内地的新疆学生，干了三五年后都回去了，原因就是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没有哪个维吾尔女孩的父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留在内地的汉族社会。

感情问题，是横在每个内地维吾尔人心里的一道关。

我的女朋友来自伊犁，她是上海的内高班学生，后来上了华东师大。我们是在青岛旅游时认识的，当时我在读大二。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还在公司实习时，女朋友就来看过我。当时大家都说：“柯木，你小子行啊”！我女朋友很漂亮，个子看上去比我还高。

我们真是感情很深。但她绝对不可能在杭州落户，而我即使愿意回去，她家里也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回去以后只能当狱警或特岗老师的我当女婿。

女朋友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父亲是知识分子型官员，两个姐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更重要的是，在维吾尔社会的传统里，伊犁人一直是被高看一眼的。伊犁离俄罗斯近，是最开放的地方，生活习惯欧洲化。那里的人也高大壮实，明显比南疆的穷人大一圈。伊犁在新疆，就好比上海在中国的感觉。

和田，却差不多是南疆最穷的地方。所以女朋友的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去了两次伊犁，他都不肯见我。

他父母的看法也可以理解，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差距非常大，不同环境下的成长起来的人，生活习惯和观念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很多“民考汉”（少数民族在汉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与“民考民”（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虽然同是大学毕业，但结婚后因为观念习惯不一而最终离婚的。

我女朋友毕业后也没找到工作，在伊犁下面的中学当了特岗老师，教英语和语文。特岗老师将来有可能转正进入国家编制。一个月收入将近一千元，扣除社保之类拿到手的只有300多。

她现在的封闭环境，和她待过的上海完全没法比。我很希望她也能像我一样，保持学习的心态，不要在新疆待久了，就把她在内地学到的最先进最好的东西都丢掉了。

无论如何，我要在8月回新疆呆一段时间，看看亲人和女友，碰碰运气。

## 【课程作业】

# 藏族学生看我国的民族问题

——一名北京大学藏族本科生的课程作业<sup>1</sup>

---

<sup>1</sup> 这是一名藏族学生2009年秋季在北京大学选修《民族与社会》本科通选课的作业。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广阔的国土和疆海，在这个国度里生存着勤劳勇敢的 13 亿人民。我们有着 56 个民族，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是一个有统一共性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已经构建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类型、迁移制约和族际交往历史的不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行政关系有着各自的发展态势，有的如满族几乎完全融入汉人社会，有的像我们藏族，因为长期保持相对自治的状态，缺少与外界的联系，很不习惯汉人的生活方式，也很难融入汉人社会。就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民族的历史、信仰、宗教、习俗的不同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各方面呈现出千姿百态。

自从 2008 年的拉萨 3·14 事件及新疆的 7·5 事件以来，全国民众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发展日益关注。作为举世瞩目的、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背后，无疑有许多境外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暴力事件的发生只会伤及无辜，对百姓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在本人看来，自从 3·14 以来，作为一名在内地求学的藏族学生，每当在与同学一起观看 3·14 暴力事件新闻的时候，总是觉得很尴尬，每当看到电视里被害的无辜群众泪流满面，叙述他们被野蛮殴打，在医院里看到他们躺在病床上，看到他们惨不忍睹的伤势，我感到心痛。出自对自己民族的自卑感，我不得不说，在观看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是充满着满腔的怒火，迫切希望那些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那时我多么希望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能收手啊，放了那些无辜的群众，我不禁呼唤：藏族的信仰去哪了？

但是更令人悲痛的是，一次在上课间操的时候，我的一个藏族伙伴哭着跑出了操场，我紧跟过去，问她事情的原因。原来她被身边排队的汉族同学所羞辱，因为一次不小心踩了一下汉族同学的鞋子，在充满诚意的道歉之后，谁知那位汉族同学冷不防地很愤怒的来了一句：“你们就是一群野蛮的民族，你们都是达赖的人”。我想无论作为什么样的民族，在听到类似片面的侮辱及嘲讽性的语言时，有谁会不心痛呢？不伤心？何况在当时那样的敏感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几个藏族同学首先感觉到的是，汉族同学对我们少数民族的不了解，我们在他们面前感到自己是属于卑微的民族成员，我们不敢反抗，最让我吃惊的，是连老师们也不理解，我们无处诉苦，感到很无奈。所以我想，假如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是符合社会实际的，各项工作的效果得到各族绝大多数民众的积极肯定，那么境外势力再如何捣乱，也不可能掀起大浪，也不可能现实生活各民族的沟通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会和不解。所以，我们应当还是把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清醒地面对现实。在 3·14 事件发生以后，在一些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些汉族的极端民族主义严厉语言文字，在一些城市出现了针对藏族的排斥和歧视现象，如出租车拒载、旅店拒住、商店拒售、机场进行歧视性的安检等等，这些现象需要引起全国汉族民众的警惕与重视，提高认识，必须使绝大多数汉族民众深刻地意识到大汉族主义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严重危害性。

西藏是位于我国西南青藏高原上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西藏社会的发展道路必然会带有许多特殊性。时代改变了，社会在前进，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基本矛盾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少数民族青壮年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些翻身解放、烧毁身契的农奴和贫民，而是 70 后 80 后，甚至是 90 后，他们没有亲身受过旧西藏的农奴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他们在成长时期所听到的，是“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和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亲身感受到的，是今天各族成员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就业竞争，他们接受的信息，除了政府的思想教育之外还有境外的反华宣传。不去与他们深入交谈，不去了解他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和内心感受，仍然以上世纪 50 年代的刻板印象来想象今天的藏族青少年，是不可能客观理解目前的西藏社会的。

在拉萨 314 事件中，我在新闻的画面中看到了许多穿着校服的中学生的参与，他们为什么会不去上课？而是在街上溜达，盲目跟风呢？后来看到他们被逮捕，亲手断送了他们自己的未来，他们的青春，我感到惋惜。对于西藏的教育，我个人很担心，像我一样从小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都被送到了内地上学，随即是高中、大学。虽然在这段经历中我收获了很多，学会了很多知识，但是有利也有弊啊。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很多的问题不敢向汉族老师请教，自己的学业都是自己一个人策划，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指导。有时很羡慕汉族同学，虽然他们老叨唠父母让他们学这个学那个的，我想那是一种幸福。我初中的时候都是接受学校半封闭式的管理，与外界的沟通很少，一直是闷在学校，努力学好汉语知识、数学和英语，由于理解上的差异以及基础上巨大的差距，我不得不特别费劲和认真地学习，而在那时，藏语已经不算我的主要科目了，许多同学已经不怎么认真学了。

进了高中，身边的藏族更少了，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高中。作为插班生，我的学习过程又有了极大的挑战，但是在自我安慰与调节之中，我顺利地毕业了，在少数民族的高考制度下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学府北京大学。这一个近 7 年的学习经历，不仅只有我有过，像我一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藏族学子。

回顾这一经历，我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许多在内地求学的藏族学生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却很少有特长，比如音乐，绘画等等，要知道汉族同学在家长的催促下大多是有几样特长的；（2）我们淡忘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由于长期在内地读书以及考试制度的影响，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藏文知识比小学生还差，这让我感到深深的惭愧。

不得不说在内地求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陌生环境的影响，我们的小伙伴有很多的不适应，一些不会进行自我调节的藏族学生产生了一种排斥汉文化的现象，他们进行自我隔离，闷闷不乐，只想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害怕接触汉族，刻意回避与汉族相处。我们大多都在 12 岁就被送到内地独自生活，还很稚嫩，什么都不会的我们，就要学会自己买日用品，自己打理生活、洗衣服等。很多时候，我们的同伴因为不适应，所以乱花钱买自己喜欢的零食，不好好吃饭，于是挑食厌食所引起的同伴病倒的例子，发生过很多了。我想这样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个人觉得，从 12 岁就开始到内地读书过于早了，现在的拉萨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长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教学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再说，改革开放 30 年来，西藏高等教育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初步形成了能够满足西藏社会发展需求的涵盖高等职业、普通本（专）科、留学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乃至全社会为发展西藏高等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为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探索和实践，西藏已初步形成了符合西藏实际的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经验，凭借这些经验，西藏高等教育将迎来更大的辉煌。我们有能力将孩子放在拉萨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积极作用的。

只要把优秀的孩子留在了西藏，那些不学习、调皮的孩子才会有竞争的压力，不会再因为愚昧和盲目随便跟风而被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啊。能够留在西藏学习，他们可以深入地了解本民族文化，可以说一口纯正的藏语，能够很自然地跟汉族同胞对话，这样会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要不然，像我一样，虽然掌握了各种知识，走出了狭小的文化领域范围，更加社会化，国际化了，但是连一句纯正的藏语都说不出来，更不用说用汉语来介绍家乡的文化了，这是何等地让人痛心与羞愧啊。作为接班人的我们竟然让我们的祖先如此的失望，那么我们民族文化的前途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国家能够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能够制定一些可实际利用的政策，那么我希望我的后代将来在我的年龄阶段能够破解我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假如实现了，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必将会更加地光彩夺目。

现在的西藏确实是开放了，更加的现代化了，就拿拉萨来说，众多的娱乐场所包满了一条街，夜市更加繁华了，仿佛在内地一样。从艺术家、普通人到企业家，西藏经历了从冷到热的冰火三

重天。

西藏不是一天被发掘出来的，当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如一门重炮唤醒了画家的激情，纷纷背上画架，渴望再现这片圣土的一草一木。现在美院的学生们，都少不了要去西藏上写生这门必修课。当年韩红一个高亢的尾音，四座皆惊，第一次让人知道原来藏族曲调与流行的结合可以如此美妙。于是，大批音乐人千里迢迢远赴西藏采风，盼望着给自己日益枯竭的灵感里注入一些新鲜曲调。摄影师们发现西藏蓝得令人吃惊的天空，不约而同地扛上几十公斤重的摄像器材，恨不得把沿途的每一粒砂石都刻印在胶片上，结果却发现，千篇一律，如有雷同，不属巧合。

但是西藏还是被艺术家们以各种途径带出去了，被讲情调的小资们发现，眼前一亮，如获至宝，呼朋唤友就往西去。或许是天然壮阔的美景，或许是路途艰难的挑战，或许是被磕长头的藏民感动，一批又一批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怀着朝圣般的冒险心情来到西藏，来寻求心灵的渴望和净化。

当西藏得到越来越多推崇和景仰，集中到雪山高原的目光越来越多，西藏开始“火”了。商家们怎肯放弃这样好的商机，于是，各种作秀活动纷纷出动。但是，西藏总还与别处不同，太显摆容易亵渎净土，于是模特们打着美的旗号，企业家们瞄准登山的势头，对西藏启动了新一轮的开发。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家乡仍然是那最纯洁、最神圣的地方，我们欢迎远方的客人来我们这观光旅游，我希望我的家乡不会被各式各样的现代化建设所打造，我想要保持那小时候的印象，保留这一块净土，能让它永远保留它的天然姿色，天空变得更蓝，人们的心情也会好的，大家的压力也许会得到释放。真希望来旅游的客人能够在西藏享受到不一样的风光，能够带着愉悦的心情，离开这片土地，重新回到属于他们的世界。

我想现在世界并不是以前那个大谈民族主义的世界了，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务实地看待今天的世界，以更加长远、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新的发展与进步，与时俱进，才是更重要的。我想看到家乡以后的蓝图是一个能让人找到本我，纯净的世界。我本人并不是拒绝家乡的现代化，而是想保留那份历史、保留那座古城，我希望家乡的人民接受现代化的洗礼，提高素质修养，更多地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才能建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家乡。就像书云老师在拍完《西藏一年》以后说：“西藏的未来，需要西藏的人民共同努力来实现。”

最后，我认为作为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应该更客观的看到中华民族之间的深渊渊源，对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构建的本族独立历史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实体的现实，要清醒地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本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要学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

## 【课程作业】

# 左右难逢源<sup>1</sup>

——访谈历史夹缝中的维吾尔女青年

北京大学一名维吾尔族本科学生

---

<sup>1</sup> 这是一名维吾尔族学生 2009 年秋季在北京大学选修《民族与社会》本科通选课的作业。

## 导语

本文是 2009 年底开始准备的，但是我对文中许多问题的思考至少始于 2009 年夏天——韶关事件及紧随其后发生的 7·5 事件之后。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族群矛盾”是有解的，但是“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完全无解的。因为对于短视的当局来说，“维稳”可以给地方带来政绩和拨款，给政权带来合法性。但是“稳定”——或者说族群矛盾的和解和族群关系的和谐却不能。因此任何提出族群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的努力都只具有学术意义，而很难有实际作用。

本文的目的在于呈现。从历史的角度看，族群间相互融合是大势所趋，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同化甚至吞并也是一个不可抗拒、不可逆的过程。本文想要呈现的是，历史的车轮碾过之处，处于过渡时期的维吾尔青年、尤其是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碰撞之下，维吾尔女青年内心的矛盾，和她们可能的选择。

本文作者为维吾尔族女学生（简称“H”），新疆哈密人，从学前班到高中毕业都在家乡的汉语学校就读，不识维吾尔文，属于“民考汉”。受访者为维吾尔族女学生（简称“A”），新疆阿勒泰人，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在家乡唯一一所维吾尔语学校就读，属于“民考民”，后考上北京新疆高中班，在北京经过一年预科和三年高中学习，考入北京大学。她的汉语普通话接近标准，不像大多初高中才开始学汉语的孩子那样有重重的口音。

下面均采用作者的第一人称。

### 1.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语言障碍

A 不识繁体字，这一点让我很意外。在我的意识里，既然掌握汉语，那么繁体字也顺便就认识了，根本用不着学习。A 却不同，她的汉语已经很流利，但依然不会像我一样对汉语有类似母语般准确的语感，需要逐词去背、记，所以她描述学习汉语的过程，会用到“单词”这个词。高中学习古诗词鉴赏的时候，她感到很茫然，那些在她的汉族同学和老师看来很美的诗词，在她看来不异于天书。高考中要占到 150 的语文学科对她来说连鸡肋都不如——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

A 上预科班的时候学语文却很努力认真，因为预科班里都是新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汉语水平大多都很一般。那一年的语文课，老师教得非常精心，会带着他们一点一点啃单词、学句子。预科结束那一年，A 做北京市中考模拟题，满分 120 的语文可以考到 110 分。预科之后，内高班的孩子被插班到高一跟汉族孩子一起学习，A 瞬间感到语文这个科目跟她拉开了距离。高中语文的难度本身就大，再加上语文课的节奏加快了很多，老师要照顾班里绝大多数的汉族同学，不可能为了几个少数民族学生影响全班的进度。A 学习语文的时间成本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多到承受不起，于是顺理成章地，语文被放弃了。

即便如此，经历了三年与汉族学生密切交往的高中生活的 A，汉语口语还是非常流利，与同学、老师间的日常交往完全可以应付。但是写论文就比较痛苦了，她“不会用那些好看的词，不会起那些古怪的吸引人的题目”，这也有好处，老师会表扬她的论文“很真实”。

语言的隔阂在生活中，看似影响不大，她只是有时听不懂宿舍里姑娘们讲的笑话。类似地，一些带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典故，或者哪怕只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她都很难理解。但是 A 心态很好，她觉得她不懂“是正常的”，不懂的时候，她会直接提问，大多数时候也都会得到耐心的解答。这种文化上的疏离不影响日常交往，但大多数情况下会影响人与人之间更深层的感情交流。A 的汉族朋友很多，大都是泛泛之交，可以称得上非常要好的只有两个人。

### 2. “民考汉”与“民考民”之间的语言障碍

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文盲，因为我不识我的母语文字。因为从小接触的同龄人大多是汉族，我几乎没有要好的维吾尔族朋友，而我的维语口语也大致停留在小学低年级水平，这和 A 在汉语使用上的问题类似。我在跟维族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很难理解他们的幽默，甚至别人当面取笑我，我也浑然不觉。和 A 不同，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正常的。除了我的家人，也没有其他人会耐心地——哪怕是不耐心地，给我解释。所以在一些讲维吾尔语的场所，尤

其是跟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常常感觉自己是个外人，根本融不进他们的圈子<sup>1</sup>。

“民考汉”和“民考民”之间存在的语言上的障碍会导致情感交流不顺畅，具体的例子可以举我自己，还有另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明：在新疆，维吾尔族年轻人当中，“民考汉”和“民考民”各自成为一个圈子，几乎可以说绝少来往。语言一定不是唯一的原因，但一定是重要的原因。

### 3. 共同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问到对将来的考虑，A表示她会选择回到家乡，但不会是回阿勒泰，她希望能在乌鲁木齐安家，把父母接过去住。她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十足的传统，她说：“其实我是特别想出国，特别想（干一番事业）。但是我的家庭，不太允许。我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我大姐在伊犁，二姐在喀什，哥哥结婚了，我这样做的话，爸爸妈妈那里就是空巢了。我就觉得我又走了的话，真正想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该来不及了，我怕那样。然后，反正我们年轻么，以后还会有机会，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没有实现的话，给孩子能出国、做很多事情的机会就好了。”

在A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碰撞。她知道自己有机会出国，干一番事业，像任何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人一样“永远在路上”；然而她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她担心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更加偏向传统价值观。吊诡的是，她把“出国”、“做很多事情”的机会让孩子，跟她的父母辈做过的一样。

我的父母不同，我母亲强烈地希望我能出国，“走得越远越好”，因为她年轻时，为了孩子即我和妹妹，她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把自己全部的青春拴在哈密这个小城市，她不希望我跟她一样。但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对我来说一样是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和A没有太多分歧。

分歧出现在对于未来小家庭的设想中，在之前的聊天中，A表达过想要在寒假好好学习做饭，“尤其是拉条子，”她说，因为“男孩子都喜欢吃拉条子”。言谈中，可以看出她有“留住男人的胃，才可以留住男人的心”的信条，并愿意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

### 4. 生活在矛盾中

如上文所述，A在与其他维吾尔青年交流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对感情的态度等，她和我一样更多地受到汉族或者说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表现得不同于大多数维吾尔青年。

在访谈中，A没有回避她的理想和信条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她希望可以和一个经济条件优越的男性组成家庭，自己自由职业，主要做家庭主妇；

她希望在婚姻当中，她的经济是独立的；但是在未来的家庭当中，她不会刻意要求跟丈夫在平等的地位上，会保护他“男人的自尊”<sup>2</sup>；

她希望可以跟“自由一点”<sup>3</sup>的人交往，所以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民考汉”的男生；

她朋友的经验表明，维吾尔青年交往的主流方式是“女孩儿要稍微放点儿电，男生才会来追”，而这种方式为她所不齿；

我们一致认为，A回到乌鲁木齐后，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会在维吾尔青年的择偶序列中处于尴尬的“甲女”位置，也许还会成为“剩女”。

对这个问题，她持盲目乐观的态度，认为“缘分”会有有的。但我认为她能够选择的范围太小，在维吾尔青年中找到合适的对象的难度非常大。

对她来说，换个方向，在汉族青年中找伴侣是不可能的，有前文提到的语言障碍存在，而且

<sup>1</sup> 访谈：“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人家就说，北大连这都不教你？”——H

<sup>2</sup> 这里跟一般现代文化中提到的“男人的自尊”不是完全同义，因为维吾尔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意识非常强烈，类似进门女士优先之类的现代社会规则会被认为是男性的不尊重。所以这里A所谓的“尊重男人的自尊”实际上是部分地承认和接受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

<sup>3</sup> 由访谈上下文可见，所谓“自由一点”是指像作者和A一样，具有开放的现代意识，不同于维吾尔族传统的“小农意识”（行为和思维方式类似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提到过的乡土社会）。

她个人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希望她的孩子“血统是纯的”。

### 5. 不是结尾的结尾

一篇应该是论文的文章被我硬生生地写成了人物报道，好处是没有违背我的本意——呈现，坏处是呈现得不够好。成文匆忙，很多问题（比如民族意识、宗教教育等问题）没能展开谈，但是在访谈记录中有涉及。

#### （附录）访问记录

**H:**（繁体字）小时候香港电影看多了就认识了。比如说像这样一句（指书上）。

**A:** 不会……（念）“眼睛，什么什么”完全不会，“眼睛”后边就不会了。

**H:** WOW，这样子啊。我们俩也就差一岁，怎么差这么多。

**A:** 你是“民考汉”，我是“民考民”。

**H:** 你从小一直是在维语学校？

**A:** 是啊，上内高班以后才开始（学汉语）。

**H:** 你家阿勒泰那边，维族人跟汉族人的比例是多少？

**A:** 汉族人多。

**H:** 多多少？一半儿一半儿，汉族人多一点？

**A:** 汉族人多，维族人特别少。

**H:** 那边经济水平怎么样？在新疆比。

**A:** 消费水平特别高。

**H:** 然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跟我们那儿一样呗。

**A:** 对对对。我觉得北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吧应该。

**H:** 差不了太多。（阿勒泰）维族人特别少，那你在什么样的学校上的？

**A:** 只有一个维族学校。

**H:** 整个阿勒泰地区就一个维族学校？

**A:** 对。然后那个维族学校特别好玩，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

**H:** 十二年级？一直到高三？

**A:** 对，一直到高三。然后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有四十个学生。然后整个学校有四百多个学生。后来人特别少特别少，一年级只来两三个人。到今年7月2号还是几号，那个维族学校“死”了，跟汉族学校合并了，民汉合校了。现在阿勒泰一中不存在了。

**H:** 那是因为你们那儿维族人口少了，还是维族孩子不上维族学校了？

**A:** 不上维族学校了，都让孩子上汉族学校。

**H:** 我们那儿，我们家附近还有两所维语学校，一个地区一中、一个市一中。都不太远，然后教育水平也还可以。但是我妈他们当初是跟我征求意见，问想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我说想上汉语的，他们就让我上汉语学校了。

**A:** 是不是因为你幼儿园上的是汉语？

**H:** 我幼儿园就上了一年。

**A:** 肯定是里边汉族孩子特别多。然后你受影响，要不然怎么可能（主动要求上汉语学校。）

**H:** 但是我学前那几年在家，我先上了一年幼儿园然后就没有上了。因为幼儿园涨价了，然后就没上。一直是奶奶在家里带我，而且一直是在回城，就是乡下，一直在农村，就没有接触汉族人。等我到快上小学的时候，还有一年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搬到城里了。周围邻居就大概一半儿一半儿，汉族人稍微多一点。就那种情况，然后我们家刚买了一大彩电。然后好多频道都是汉语的，我看不懂。我想那我得学汉语。我那时候就特别朴素的（愿望），就是想看电视。那个时候，包括我父母的朋友这个圈子，他们是我们那儿的一个算是维族人里边比较好的一个阶层。这个圈子里边积极主动地送孩子上汉语学校的也不少。至少一半儿。

- 那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上维语学校？你家是怎么想的？
- A: 我们家是根本没有上汉语学校的人。根本没有要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的概念。
- H: 你上学的时候，整个阿勒泰都是这样的么？
- A: 不是，是我们家人。
- H: 是你们家整个家族是么。
- A: 对对对。我妈妈是“民考汉”，汉语学校的。她小时候就没有进过维族学校，从小就是汉族学校一直上到八年级（初三）。以前不是中专学校特别流行嘛。
- H: 你妈还挺潮的。
- A: 特别潮。等会儿我跟你讲，那个文化大革命是几年来着。
- H: 十年啊，67到77还是68到78来着。
- A: 我妈快要上大学的时候，出了文革这个事儿，然后就不上了。然后她嫁给爸爸之后，爸爸就不让她上学，就不上了。她现在不会写维文，汉语特别好。
- H: 所以你现在汉语这么好。
- A: 没有呀，家里妈妈不跟我说汉语。但是她当时想过把我送到汉族学校。然后我爸强烈地反对。
- H: 这个有一点……就是其实在你妈妈那个年纪，“民考汉”应该是特别少的。
- A: 我妈妈也不知道是怎么上的。她现在汉字是基本上会读，但是好多也忘了。
- H: 那岂不是双料文盲了。
- A: 又不知道维文，又不知道汉文了。但是汉语说得特别好。
- H: 我觉得你的汉语发音完全不像“民考民”这样子。因为“民考民”的话，尤其是跑来上内高班，学了那几年，根本不够用的。口音上会特别不好。我一直当你是“民考汉”呢。
- A: “民考民”，而且我不是双语班的。刚来的时候，一些名词都不懂。从高一一开始上汉语学校。
- H: 那你高一的时候汉语水平是什么样的？
- A: 就是那种“民考民”在初三的水平啊。
- H: 可是我们那儿的“民考民”在初三的时候，学的课文跟我上小学二三年级学的课文是一样的。我的印象是在很久以前，在我舅舅上初中的时候，我看过他的课本。
- A: 对对对，我们就是那种，特简单的。
- H: 那种汉语水平，你就把高中上下来，还考到北大了，很牛嘛。
- A: 预科的时候，我汉语说得特别差。老师找我，说我口音特别重，要我好好练。跟刚来内高班的南疆学生比起来，当时我还以为我汉语水平不错。但是老师那样说，特别打击我。那天晚上哭得特别厉害，后来就学。在高一时，其实汉语说得也不是很好。我们的内高班是插到汉族班的，不是那种内高班一起上。
- H: 我知道有至少一个地方，山东那边，把内高的学生用另外一个院子围起来，根本不让他们跟汉族学生打交道。
- A: 然后他们（汉语）水平一点儿都不变。
- H: 那你在上高中之前，都是只跟学校里边的人来往是吗？
- A: 我的汉族朋友还挺多的，我们院子里大部分是汉族人，跟他们聊天呀，玩儿呀，那样。阿勒泰到哪儿都是汉族多。
- H: 所以你其实是生活在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地方。
- A: 我们在阿勒泰街上碰到的都是哈族和汉族，维族特别少。
- H: 哈密基本上是维族跟汉族一半儿一半儿。跟我说说你在中学的时候，你跟汉族人交往有没有什么特别不高兴的事情，因为民族啊什么的。
- A: 没有。我在上内高之前根本没有感觉到（民族）矛盾。阿勒泰特别和谐，没有一次维族跟汉族（冲突）的事情。



- H:** 不是，你知道哈密也从来没有过（冲突），7·5 之前没出过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些情绪。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男生不知道怎么的，跟我特别不对付。我小学的时候长得很丑，不招人喜欢，汉族小孩儿就总欺负我。但是我妈的意见呢，你这个样子维族小孩儿一样会欺负你的。但是我刚好比较特殊，我小学的时候班里只有我一个维族小孩。
- A:** 那你是不是维族朋友特别少。
- H:** 对，我一直是维族朋友特别少。而且我觉得我跟维族人根本合不来。
- A:** 那你以后结婚怎么办呢。
- H:**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算了。不吃这盘菜它也是一桌。没有这件事儿一辈子一样过。
- A:** 但是父母肯定不同意啊。
- H:** 他们爱不同意不同意吧。我就是跟维族人合不来。也就是你吧，北大这些维族同学，能跟我交流得特别顺畅、没有障碍的特别少。我老觉得跟他们有隔阂，没有人可以交心我觉得。刚才没说完，有一个小男孩，我到现在一直记恨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惹到他了，一天下课以后回家路上，骑着自行车追着撵着我，在我旁边叫着“**H** 天天吃猪肉”什么的，那么叫了一路，我哭了一路。这事儿我记恨他一辈子。到小学毕业都没跟他说过话。
- A:** 跟我姐一样，道歉都不理。
- H:** 所以我觉得，或多或少吧，可能都有点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 A:** 可能是我接触的少吧。也就是下课以后一块儿玩跳皮筋啊什么的。
- H:** 虽然朋友特别多，但是接触都比较表面？
- A:** 对。
- H:** 那你现在特别好的朋友都是维族？
- A:** 有一两个（汉族），一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我高中的时候，在班里人缘儿特别好。刚开始他们会觉得是新疆来的，有点看不起，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学习特别好，他们就觉得，她也不一般嘛。也有那种学习特别差、特别懒散的，这样的他们就不喜欢。
- H:** 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把你当做一个“保护动物”啊，来照顾你的吗？
- A:** 老师是这样的。比如背诗词的时候。语文课我从来不听。我高考就考了 90，是我语文唯一一次及格。高考心态特别好，心想反正这是不重要的课，我把数学考好就行了。我上语文课天天看《参考消息》。语文课连上两节，我就看一节睡一节。
- H:** 所以你完全不重视语文课？
- A:** 完全不重视。到背诗词的时候，我在看《参考消息》，我同桌提醒我，要到我了。老师说那我给你提个最简单的吧——举头……。就那个你知道？虽然我是没上过汉族学校，到初三为止我都不知道有那个诗。但是我们预科一年要准备北京市中考，那一年我语文学得超好，中考模拟 120 满分我考 109、110 那种。中考必背诗词背得滚瓜烂熟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能不会啊！结果老师就问我这个，全班都笑，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会。老师说你这都不会。你怎么参加高考呀，从今天开始到我办公室背！我说好吧，反正不会。说那个，还不如说我不会。
- H:** 不过他们也是不了解嘛。那你这个情况很特殊啊，我觉得。
- A:** 然后我其他成绩都是特别好，政治学得特别好，每次都是全班第一。
- H:** 可是政治不也是用汉语啊。
- A:** 因为我觉得学语文吧，我是阅读题做得特别好……
- H:** 那就是你是能力蛮强的，但是考试不好。
- A:** 前面不是有单词，拼音，错别字，病句，古诗词，古文……
- H:** 那你的选择题，就是一个也做不对。
- A:** 嗯，还有古文分析，诗词鉴赏，一个都不会。

**H:** 那你还能考 90 分!

**A:** 选择题我全部蒙的 **B**。诗词默写我只做了四分的。然后做阅读，写作文，就完了。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学语文，我说默写古诗词，我要背会还要学会正确地写，从经济的角度也是背政治划算。

**H:** 我以前只觉得可能是古文不行，古文不行很正常。我们那边有疆内初中班，我表妹小学上维吾尔语学校，初中上疆内班，她数学听不懂，物理化学都听不明白，到语文就崩溃了。只要是古文，完全不懂什么意思。我以前印象里边，就觉得困难在古文，现在发现读音字形什么问题。

**A:** 对啊，特别难。尤其是物理化学里边的词。但是我预科学得特别刻苦。

**H:** 但是为什么高中就放弃了呢?

**A:** 因为预科没插班啊，大家水平都一样，老师一起带我们。高中的时候插班，老师以汉族学生为主了，我们就跟不上了，老师根本不管我们了。因为预科的时候老师讲得特别慢、特别细，高中的时候老师不管了，我们也放松了。

**H:** 汉语这个东西，预科一年的积累，肯定比不上人家汉族学生啊。

**A:** 对。那些东西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老师上课讲“那么美那么美”，我就想哪儿美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H:** 哦，那些诗词之类的。

**A:** 对，而且老师很惊讶，我英语学得特别好。她说英语和汉语不都是第二语言吗。英语我觉得跟汉语不一样。

**H:** 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你上内高的时候，汉语是按你拿汉语做母语的标准来考的。不能说都是第二语言。毕竟难度差很多。

**A:** 我记得特别清楚，高一考语文考试的时候，我就无奈地笑，感觉是个三年级的孩子在参加高考。

**H:** 就像把我随便扔到某个 **GRE** 的考场是一样的。那你现在比如说，读专业书啊，听课的时候，或者是一般跟同学交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语文学得不好，会给你有一些障碍。

**A:** 写论文的时候有。

**H:** 那你还蛮辛苦的。

**A:** 还好吧，就是不会用那些好看的词，不会起那些古怪的吸引人的题目。但是我写的比较真实。老师说你写出了真实的感觉，这一点比较好。

**H:** 但是写论文的话还好吧，不需要太高的文学素养。

我刚才直接想到的，其实是日常大家聊天儿的时候 (**A:** 基本上能听懂)，在宿舍里边聊天儿，然后讲个笑话。我觉得语言里边最难理解的，其实就是幽默。

**A:** 我是这样，我是特别不害羞，宿舍里边，我不懂什么我就说：“我不明白。”她们就给我解释。

**H:** 嗯，应该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日常讲什么你都能明白，但是稍微讲个笑话，带点文化背景的、带点历史人物的，就很麻烦。

**A:** 对对，我就会直接问，上课不明白，也会直接下课问老师，说我不懂。

**H:** 但是你看，她们会特别认真地给你解释吗?

**A:** 宿舍里边会吧。

**H:**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你跟汉族人交往的一个障碍?

**A:** 我觉得，我不懂是正常的。

**H:** 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个问题，因为我听不懂维族人的笑话。

**A:** 你真的听不懂吗?

**H:** 听不懂，而且我问的话，没有人会给我解释。

A: 啊?

H: 没有人会给我解释, 而且他们就更加笑话我了。而且我在我的朋友圈子里边, 你看我刚才给你讲的, 我从小长得不好看, 上汉语学校成绩好, 性格还挺孤僻的, 看书看电视, 不看书看电视就发呆。小时候没交过什么朋友, 维族人汉族人都没有好朋友。所以, 后来长大以后这帮人, 他们好多人小学的时候上汉语学校, 初中高中回到维语学校, 这个高考特别占便宜。他们自己是一个圈子嘛, 特别封闭, 带你玩儿倒是带你玩儿, 大家一桌子坐在一起, 开玩笑。尤其是我上北大以后, 你也知道北大在新疆, 你回去以后也是吧, (别人都说)“牛逼!” 然后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人家就说: 北大连这都不教你?

A: 就是, 我们在内地上学的, 跟在新疆上学的一起坐(吃饭、聚会的意思)的话就特别合不来, 他们就觉得自己把自己弄得特别高傲。

H: 他们自己觉得我们高人一等, 然后再瞧不起我们。那些人一边嘲笑你, 一边嫉妒你。然后你根本就不想这样。

A: 对对对, 我每次回去, 跟他们一起坐的时候, 他们就做出一副很不卑不亢的样子。我玩儿的时候也特别投入, 但是他们会私底下说, 谁跟谁关系不好啊什么的, 我说我就不在乎, 对谁都一样。

H: 我特别受不了维族人这一点, 就是面上一团和气, 底下各种抠抠缩缩的, 我一遇到这种事情就脑子根本不够用, 特别烦这样的。

A: 我回去的时候也是, 一桌子十个人里边, 还有谁跟谁不好啊这样的小圈子。

H: 嗯, 汉族人就没有这么麻烦, 对于你来说, 你跟汉族人只要是泛泛之交, 大家能互相理解, 工作学习生活, 能够互相容忍, 就可以了。那么你跟他们有语言上的小的障碍, 无所谓, 而且他们会热心地给你解释。但是我就不行。我一回去, (他们)当着你的面儿开你的玩笑, 哈哈大笑, 不告诉你为什么, 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讨厌的。然后你就觉得, 这个圈子根本不接受你。

A: 其实民考汉男生还可以。

H: 从我很小我妈就给我灌输一个观念, 就说, 你这种人很难嫁出去的, “民考民”的男生不会要你的, “民考汉”的男生也会很想要个“民考民”的女生。

A: “民考汉”的男生都要“民考民”?

H: 应该也不是。但是, 我现在已经是刚才那种状况之后, 就有心理障碍了。也不是真有心理障碍那么严重, 但是就觉得怎么都跟他们合不来。

A: 如果是“民考汉”男生的话, 像我们北大的这些, 会好一点吧?

H: 你看那些人的嘴脸, 一个一个跟爷爷一样, 我特别受不了那个样子。

A: 不是, 我的意思是你跟他们合得来吗?

H: 比如说吧, 有个八卦我给你爆了算了。有个男生, 有一段时间, 给我发短信说怎么怎么, 我这人有个臭毛病, 就是爱回短信, 我就回了呗, 就你来我往那么聊了几次。有那么一两回说一起去自习, 那会儿新学期刚开始没多久,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去了, 反正自习又不是聊天儿, 不在乎跟谁一起。去了就坐那儿看书, 看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回来了呗。他就发短信, 总是问你有什么计划呀, 我跟你一起吧, 问你要不要去自习啊, 我们一起。

A: 我觉得北大男生特别自私。

H: 也不是这个。十一那几天吧, 十月三号中秋节, 2号就给我发短信, 说你明天有什么计划呀。我说我跟我朋友说好了去找她, 他说你别去了, 你留在学校陪我吧, 我一个人。我想这是什么规矩呢? 这算什么呢? 我觉得根本就是晴天霹雳, 根本无法理解, 你凭什么呀, 你是什么人呀。

A: 对呀。

- H:** 而且我的概念呢，你就算是我男朋友，明天我跟我朋友说好了，你没提前跟我说（要我陪你），那我就应该去。要想跟我在一块儿呢，你陪我去，要么你就一个人呆着，活该。不可能说我取消我跟我最好的朋友的约会，我陪你自习，不可能的。这件事儿以后，我基本上跟他就绝交了，我觉得完全不可理喻。他这个虽然，可能有一点极端，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我爸妈的同学这个圈子，都是 87 年前后结婚，孩子都是 88 年前后这一批呗，就是这个小圈子，我有这样一个小圈子的维族朋友，大家一块儿长大的，关系还不错这样的。
- A:** 你跟回族男孩儿怎么样？
- H:** 不熟，没怎么接触过。就那些男生，我爸妈朋友的孩子，也是有一些让我觉得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去年寒假，大家一起玩儿，一个男生，带我见一个女孩儿，说见一下你嫂子，过两天我就带回家给我妈见见，搞不好就娶回家了。结果隔了一天，第二天没见，第三天晚上，换个女孩儿，说这才是你嫂子，之前那个不算。
- A:** 新疆男生全都是这样子，特别恐怖。
- H:** 我觉得完全不可理喻。
- A:** 现在的男孩就那样，还喜欢花女孩子的钱，喜欢不停地换女朋友。
- H:** 所以呀，你怎么可能跟一个你从一开始就完全看不起的一个群体，从他们里边找一个人去谈恋爱。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他们确实还挺擅长花女孩子钱的。
- A:** 对，我现在有几个朋友在谈恋爱，她们就跟我说，谈恋爱以后比以前，那个……
- H:** 开支都增加了很多。
- A:** 嗯，开支都增加了很多。然后我说，啊？不会吧？
- H:** 你没有谈过恋爱吗？
- A:** 我谈过，但是是……
- H:** 高中的时候？
- A:** 对呀，就是那样过来的呀。
- H:** 后来是怎么分手了？
- A:** 上大学，我不想异地恋嘛。
- H:** 维族人？
- A:** 肯定是啊。
- H:** 为什么肯定是？你们不是插班么？
- A:** 对，但是我没想过会跟汉族人谈。但是我跟一个汉族男生关系特别好，我们经常自习完了一起回去呀，一起玩儿呀，然后维族男生特别生气。
- H:** 对，维族男生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完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女生，仅仅是同班同学，就拿那个女生当自己的私有财产似的。
- A:** 有时候我跟那个男生一起打羽毛球什么的，宿舍里边的女孩儿就说，你这样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能跟汉族男生那么亲近。我在阿勒泰的时候，那里维族人特别少嘛，大家各自干各自的事情，谁也不管谁。在维族人多的地方，你的行为会特别受大家的影响，你会特别害怕别人怎么评论你啊。但是我在阿勒泰，大家都不管，所以我到内高班以后，人家就觉得我是那种一点都不管人家怎么说的那种人。
- H:** 这一点上非常一致我们俩。
- A:** 我就是那种，别人怎么说就说去吧。她们说大家看到你跟一个汉族男孩打羽毛球多不好，我说看到又怎么样？难道我打羽毛球要躲起来打吗？因为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才会这样（不避嫌）。
- H:** 我妈也这样，我们那边人都这样，“人们都能看到……”，都这样。那就是，维族男生都这样了，都这么靠不住了，大家还是坚强地、坚决地选择他们？

A: 对啊对啊对啊。

H: 你认识的朋友里边，有跟汉族交往的么？

A: 男生有，男生特别多。

H: 男生特别多？

A: 我们内高班男生可会找汉族女孩儿了。

H: 为什么呀？

A: 汉族女孩儿追他们呀。给他们花钱，他们就同意呗。

H: 那因为他们长得帅么？

A: 对对对，有些是长得帅。我们这一届有个哈族男生，女朋友是汉族，他就是挺帅的。还有一个新来的哈族女孩，交了一个汉族男朋友，她很强的。

H: 为什么找汉族男朋友，就是“很强”？

A: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怕（别人）说么，她不怕说。

H: 那你觉得她们不交汉族男朋友的原因，是她们怕说？

A: 也有的人是自己特别不喜欢，觉得不能找汉族人。

H: 对，我认识一个姐姐，她从小，四五岁以后就是在北京长大了，那就完全是纯汉族人的环境，但是她讲维语也蛮好。我有次来北京，她带我上街，见到外国人，有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外国帅哥，长得真帅，跟维族人似的。她觉得看到外国人亲切，是因为他们高鼻深目的，很像维族人。

A: 其实我觉得维族男生帅的特别少。

H: 反正她的整个审美里边，就觉得维族人是最好的。

A: 我觉得一个女孩儿考上北大，也是。比如说我回去，内高班聚会，然后他们就说，考上北大了么，其他学校的男生就觉得地位会比我低一点，就不敢追了。

H: 你觉得，上次你也说到，男孩子特别喜欢吃拉条子嘛，然后你要好好学做。你觉得在以后的家庭里边，你会是怎么样的地位？

A: 说实话，如果那个男生能养我的话，我想结婚以后不工作了，想成为家庭主妇，把孩子好好培养一下。现在很多人就是工作也乱七八糟的，孩子也不是很好，一塌糊涂的。还不如找个好好赚钱的男生，我就在家里。我是学法律的嘛，考个资格证，过段时间接个案子这样，在家。

H: 自由职业。

A: 对，自由职业。但是结婚之前要拼，好好拼一下。把自己弄得很完美。我想把自己弄得完美，全部都是为了培养孩子嘛。其实我是特别想出国，特别想（干一番事业）。但是我的家庭，不太允许，我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我大姐在伊犁，二姐在喀什，哥哥结婚了，我这样做的话，爸爸妈妈那里就是空巢了。我就觉得我又走了的话，真正想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该来不及了，我怕那样。然后，反正我们年轻么，以后还会有机会，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没有实现的话，给孩子能出国，做很多事情的机会就好了。

H: 你在这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A: 对。

H: 那你以后计划就是回新疆，然后回阿勒泰？

A: 不回阿勒泰，想在乌鲁木齐工作。让爸爸妈妈搬过来。

H: 爸爸妈妈退休了么？

A: 我爸妈都没工作，我妈就那样，就没工作了呗，我爸爸做生意。我爸爸一直养我妈妈，我妈妈养我们。

H: 所以你会这样子咯。但是我有那个想法就是，被老公直接养起来算了，完全是出于逆反。我

妈妈是女强人，在我们家，收入高，我爸的话，工作不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我妈生我的时候工作还不忙，我妹妹出生以后不久工作就特别忙了。所以她对我早期的教育还比较充分，但是对我妹妹就不好了。所以现在反映出来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北大），性格也比较健全，然后我妹妹的话，性格不太好，容易发脾气，身体也不好，学习成绩也不好。我妈妈总是拿这个来责怪自己，说自己早先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记者，在家里不是看报纸，就是写文章，等到我妹小时候，他们在家就不干这些事情了，所以我妹妹在这方面收到的影响就没有我大。我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有每个礼拜逛书店，看到书就特别高兴的感觉。但是我妹妹没到小学毕业就不爱读书了，虽然人聪明，但是不爱学习。

还有就是现代女性的观念，会觉得你经济上不独立的话，给他养起来的话……

**A:** 必须要经济上独立，我爸爸也说，以后不能靠男孩，必须要经济上独立。我就看我能找到什么样的男生再决定。

**H:** 这样的话，跟你的理想不是冲突的么。

**A:** 是冲突，所以就看看么，所以就不特别着急。

**H:** 那你以后还是回乌鲁木齐的话，你觉得你会跟什么样的人交往？

**A:** 我还是喜欢比较自由一点，我怕我跟他思维不一样，喜欢自由一点的。

**H:** 那你还是要找个“民考汉”。

**A:** 我想也是。

**H:** 这方面的话，包括我刚才说的，大男子主义呀，花心，对感情特别不认真这些事情，好像还是“民考民”的男生比较严重一些。

**A:** 对，完全是那种。

**H:** “民考汉”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就觉得，我们会接受现代的观念，我们要独立要挣钱要如何如何，但是呢，对于男生来说，他们是属于维吾尔传统文化和观念里边，男尊女卑的高位。我们是要把自己往上拔。

**A:**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特别地要求男女平等这样子。

**H:** 你不会要求跟他平等？

**A:** 对，我觉得每个男孩的自尊心，会希望在女生旁边有点地位这样子，我会给他让吧，但是不想他特别傲，不理我，但是也不会特别强势。明白么？我会有点忍受他那种。

**H:** 但是你现在把学校上到这个程度。

**A:** 对对对，这是个关键。

**H:** 整个维族人的群体里边爬得比你高的，就没有多少了。

**A:** 找清华的。哈哈。

**H:** 选择范围太小了。而且你要是回去，家里给你介绍一个新疆大学的，怎么可能看得上。

**A:** 也不会完全看不上，但是我觉得我会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H:** 学历不仅仅是说你文凭好看不好看的问题，确实会有差距，很难交流。眼界、看问题的方式，包括哲学、人生观，特别大的差距。

**A:** 我回去跟朋友聊，就聊不到一起，她们聊的话题就是，追男孩什么的。

**H:** 女生普遍需要追男孩么？

**A:** 现在男生都是，女生要稍微放点儿电，男生才会来追。我死也不会那样的。

**H:** 那你不觉得你有问题么？

**A:** 我觉得我很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跟男朋友天天在一起，我会受不了。

**H:** 先说之前的问题，你也知道如果你回新疆再找男朋友的话，可能你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男生，

你都是看不上的。

A: 也许吧。

H: 工作了以后, 可能稍微好一点。

A: 其实有一些还可以, 在国外生活过的, 做国际生意的还会好一些。我就喜欢那种, 我跟他在一起, 我自己会进步的那样。我们俩在一起相互促进的感觉很好。

H: 那你对于自己将来找对象这个事儿, 还是很乐观的哈。

A: 是啊, 挺乐观的, 随缘吧。我有两个好朋友都恋爱了, 问我怎么还不谈。其实我也有可以谈恋爱的, 但是没有谈。

H: 都是什么样的人?

A: 高中的同学啊, 也有大学认识的, 但是我不想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 所以还不谈。我觉得现在生活很自由。

H: 有个男朋友, 会被管起来。

A: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女孩儿, 很自由的这种, 谈恋爱肯定会受不了, 会感觉受压制啊, 自己想干的事情干不了。

H: 那你愿意受这种压制么?

A: 不愿意啊。

H: 那就是说, 你现在对谈恋爱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消极的。

A: 我无所谓了, 看缘分吧。

H: 我觉得你要改变一种观念。为什么汉族人可以讲缘分, 因为他们人口基数大, 你知道么, 你喜欢的人, 哪怕是万里挑一, 十几亿人里边你挑去吧, 很容易遇到。我们是人海里头捞针, 你捞完了, 捞起来看看, 发现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还要丢掉继续捞。这个是很衰的一件事情。

A: 对, 我也觉得。

H: 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现在就决定完全不找对象。那你其实就是虽然对你眼前的状况, 谈恋爱这件事情, 感觉很消极, 但是你觉得你未来, 还是很积极的对吧。但是在我看来呢, 这个积极, 基本上是在盲目的基础上, 完全是对未来盲目的猜测, 基本上没有根据。有汉族人追过你没?

A: 有! 我会说我有男朋友, 我就跟他说假话。

H: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 你不能找汉族男朋友?

A: 因为他会说: 我会尊重你呀, 我从图书馆借了相关的书啊, 我会学。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有男朋友了。

H: 那如果抛掉宗教和生活习惯之类的因素, 考虑两个人相处的话, 一个维族文化背景男孩和一个汉族文化背景的男孩, 你会倾向于哪个?

A: 不想找汉族。

H: 为什么?

A: 因为我想要我孩子的血统是纯的。(笑)

H: 没有没有, 这个我很能理解。

A: 很多人不能理解。

H: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传统跟现代的碰撞的问题, 一方面你会很传统地考虑你的家庭、你的后代这些, 一方面又有一些人是很现代很独立的, 只考虑自己的人生。对于女孩子来说, 对自己更为有利的, 从自私的角度看, 我去选择一个更加现代的价值观的话, 我可以有更多的空间, 不用担心别人的看法, 不用像很多维族女孩子一样表里不一、人前人后都带着面具。

A: 我特别不喜欢里边和外边不一样的。

H: 所以维族人的圈子我怎么都融入不进去, 他们会说, 这话你也说?!

**A:** 觉得你太开放。

**H:** 我这完全是一种自私的选择，对我来说这样是有好处的，否则我就会很压抑，我不喜欢压抑自己。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个问题，完全是一个假设，但是我没想到你会说为了孩子。其实混血的小孩儿又漂亮又聪明，那你为什么呢？

**A:** 因为现在人也越来越少，以后民族的，最后最后就是……

**H:** 你不觉得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趋势吗。

**A:** 但是我不希望这种趋势，我希望这个民族可以继续存在。

**H:** 但是，其实民族它不像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给你划出来某一些人算什么民族、某一些人算什么民族的，很多很多都是带有人为的因素的。就是划分 56 个民族的时候，这 56 这个数字是怎么定下来的？特别随意。比如说维族跟哈族，维吾尔跟哈萨克之间的区别，比北方汉语跟粤语之间的区别大么？如果不是受苏联影响，不考虑政治因素，把维吾尔跟哈萨克划在一起叫突厥民族行不行？那如果 50 多年前是这么划了，有没有可能维吾尔跟哈萨克就融合了？

**A:** 有可能。

**H:** 那你觉不觉得，哈族人口少一点，维族人口多一点，合并以后的文化、语言里，哈族的成分少一点，难道哈萨克就很悲哀么？

**A:**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我有个好朋友的男朋友是哈族。他们特别好，但是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完全可以跟他谈，但是要是以前的我，也不会同意了。我现在觉得，只要是穆斯林就可以了。

**H:** 如果是回族呢？

**A:** 也可以接受。

**H:** 你家能接受么？

**A:** 肯定不能。我现在就觉得，只要他是穆斯林就可以。

**H:** 那如果是一个汉族人入教了，真的接受了洗礼呢？

**A:** 那我我觉得也可以。

**H:** 对了，你从小受到的宗教的教育多么？家里会特别有意地说么？

**A:** 我爸爸管得特别严。

**H:** 这个不是说管得严的问题，我爸爸管得也严，但是教育不多。

**A:** 我爸爸对我这方面的教育特别多，我自己也是，很注意。

**H:** 不是说管你，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这样。

**A:** 不是限制，而是因为你自己真正是那样（愿意），是吧。

**H:** 对呀。而且家里面的教育不仅仅是限于告诉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还有一些宗教内涵的教育。

**A:** 对吧。小时候知道的不是很多，爸爸会说一些事情，不会直接说你不能做什么，而是说我们作为穆斯林应该怎么做。

**H:** 但是，这个依然还是在限制你。

**A:** 但是我不会觉得是限制。我们宿舍的人，经常会说，你们想吃什么都吃不到，真可怜。我不会觉得是可怜，我觉得这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我受到了很多限制。

**H:** 我不一样，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宗教禁忌）完全是出于生活习惯，我不会把它放在信仰这个高度。不是说因为我信什么，然后我不去做这些事情，而仅仅是我习惯不去做这些事情。



## 【网络文章】

# 我和我的西藏学生<sup>1</sup>

中国内地有许多的西藏班，藏区的学生在小学毕业时就可以开始报考内地西藏班，读完初中可以再考高中、中专，读完高中可以考大学，读完中专就直接回西藏工作去了。在内地读西藏班的西藏学生，必须回西藏工作，因为他们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国家负担的。

我 1998—2000 年在上海行政管理学校做了两年老师。上海有两个学校有西藏班，这是其中的一个。当听说安排我做西藏班班主任时，心情非常的新鲜激动，脑袋里充满了“雪域、哈达、布达拉宫”这样的字眼。我和校长带着几个高年级的西藏学生去火车站接我班的新生，这些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完全适应了上海的生活，他们很团结很干练，几乎不用我操什么心，就把他们的师弟师妹接回学校，照顾得井井有条。而我自己的西藏学生，也要在短短的数年里，经历他们那样的转变。

刚开始接触我的西藏学生时，冲击还是非常大。他们是已经在内地读了三年初中的学生，但有些学生还是异常紧张羞怯，你温和地和他们说话，他们都象受了惊一样，还会发出不自然的尖笑。我想这是长期在封闭单纯环境里生活的人，初入陌生繁华都市的反应吧。天气还热，一出汗，藏族学生身上就会散发出浓烈的异味，这是汉族学生和老师很难忍受的，但如果你表露出嫌恶，就会极大地冒犯他们。让新生养成定期洗澡的习惯，是重要而困难的一件事。女生一般适应得很快，男生的话就要差一点。

平心而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做了很多事的。我看见网上有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这个我不知道。仅就我见到的情况说，国家负担了西藏学生全部的学费、生活费、医疗费，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都是学校配发，还有两个企业提供高额的奖学金。每年过藏历新年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拨钱买装饰品和加餐。每年有旅游、看电影、看演出、参观等机会。对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思想控制，像我做班主任的，一点大道理也不会说，每星期开一次班会课，都是苦口婆心地讲不要抽烟和不要谈恋爱。但我想说一些我观察到的问题。

从我和西藏学生接触的情况看，我觉得藏区贫富差距非常大。西藏是个自然环境非常严酷的地方，若是普通农牧民靠自己生产，收入非常之低，生活很艰苦。但国家对西藏投入巨大，以至于只要不是农牧民，而是有个工作的人，不管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工厂的工人，收入就很高。我看过我学生的档案，有他们家庭情况的资料。当时是 1998 年，据我的一个学生讲，他的父母只是厂里的普通工人，月收入有 6000 元之多。而上海当时普遍是一两千元的工资。这样造成的贫富差距就很大。我班上的学生，如果是农牧民家庭的，除了国家给的生活费，几乎就无钱可花，而父母有工作的，就大手大脚花钱，明显超过一般上海学生。我班上花钱最厉害、最让我头痛的一个学生，父亲据说是西藏党校的校长。后来我看报道，说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加大了对农牧民的补助，但中国之大，靠补助永远是搞不公平的。我同事说，他去年代表教育部去过青海，因为中国是典型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国家对西藏、新疆投入很大，却忽略了青海，青海非常之苦。又因为在青海、甘肃、四川等省，藏民是和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的，国家不可能只补贴藏民，因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民受惠很少。你看新闻报道中，事件频发的多在青海、四川等地，并不在西藏自治区内。

---

<sup>1</sup> 这是 2009 年在网络上十分流行的一篇文章，标注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 年 4 月 25 日，Crystal 《联合早报网》），是否属实未经核对。但是内容生动，不妨作为一个参考材料来阅读。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腐败，尤其是藏族官员的腐败。和我建立了私人友谊的一个高年级女孩告诉我，她是牧民的女儿，他们知道投考内地西藏班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因此拼命努力。但如果一个地区招收十个学生的话，差不多要考到前三名才有机会，因为其他名额都会被有关系的人拿走。在西藏的行政系统内，中国共产党是依赖自己培养的藏族干部队伍进行管理的。由于要倚重他们，又由于不同民族交流的敏感，对藏族干部较其他地区更为宽松，这样显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腐败。而同样，官员的腐败会在民族地区带来更严重和复杂的后果。我的西藏学生中，有些根本不在乎学习，他们有恃无恐，因为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是干部。而有些极其刻苦努力的农牧民子女，却知道无论自己多么优秀努力，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前途。不象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提供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普通人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可以获得一席之地，西藏是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的地方，学生找工作都要靠分配，这样就产生了腐败的温床。我所喜欢的那个西藏女孩，年年考第一，但毕业后去了一个偏远地区，在一个小饭店里做会计，另有一个表现优异的班长，到了乡下去，那个地方电也不通，他写信自嘲说天天开烛光晚会。而学习远不如她的同学，在拉萨做舒服高薪的公务员。我从学生身上观察到的社会不公，折射扩大到整个地区的各个层面，让我觉得西藏自治区暗流涌动，潜伏着危机。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在全中国都是司空见惯，但在民族自治区，矛盾却极容易激化。

由于是否能获得一个好工作会带来人生命运天上地下的差别，有些本是农牧民子女的学生，表现出异常强烈的“争取进步”。我才宣布完班级干部组成名单，就有学生留下来和我直接说，他要当班长，他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包在他身上，我什么都不用操心，他就是当班长。而另一个学生也告诉我说，他能做多少事，也要当班长。后来我发现，对老师阴阳怪气、爱理不理的，多是干部子弟，也就是已经“进入了”国家队伍的。而表现积极的，肯定是农牧民子弟，为了要挤进国家干部队伍。

我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几乎斗了两年，其中一个竟然还让管宿舍的阿姨到我这儿来打另一个的小报告。我的班长能力极强，所有事一把抓，我几乎插不上手。我试图在班里搞民主，让他们投票选举班干部，这么简单的事，也能在班里搞出复杂的派系斗争。当我发现我的班长连我的小报告都打时，不由暗自怒上心头。正在此时，他在操场上捡到了一张 IC 卡，他明明知道这是别的西藏学生的（学校给西藏学生发特殊的 IC 卡，每月打一定的钱进去，他们可以在食堂和学校商店使用），却上商店去一次性用完花光。但西藏学生就这么两三百人，小店营业员几乎人人都认识。一个平时从来不怎么花钱的，突然一下子花这么多，肯定会有很深的印象。丢卡的学生到小店一问，事情立刻穿帮。这样的事情如果报告给学校，他的班长立刻就要撤了。据说我的班长跪下来求了别人，说这是西藏学生的丑事，不要让汉族老师知道，人家放过了他，但自己班上的同学不放过他，就告诉了我。我把我的班长叫到办公室，问他这件事，他开始不承认，后来就不说话。我看他精神压力太大，就和他聊别的事，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一直咧着嘴笑着，说阿爸阿妈在家里，种地有多么多么苦，年纪上去一点就干不动了；他的一个哥哥出了什么事，另一个哥哥伐木，冲到江里淹死了。一米八多的男孩子，脸又大又黑，还保持着咧嘴笑的样子，眼泪却大颗大颗地掉下来。他说，家里只剩他一个男孩子了，他走的时候，告诉阿妈他一定会表现好，他一定要翻身。他说，其他同学多多少少家里都汇点钱来零花，但他家里没给他汇过一分钱，看同学买这个买那个，他心里非常羡慕，捡到了卡……。我想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个咧嘴笑的脸上，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

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一定的扭曲。许多藏族学生干部，比汉族学生干部更会说官话，对汉族那一套不健康的官场文化，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我常常诧异于达赖喇嘛在五十年后对西藏民众还有号召力，宗教的力量固然巨大，但也可能和政府官员缺乏公信力有关。

我感觉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汉藏两族之间的隔膜。在学校里，汉藏学生比较少见有个人友谊。因为国家对少数民族有保护的政策，要是发生争执，肯定是偏向少数民族的。学校和老师反复教

育汉族学生，注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就造成了为免麻烦，能少接触就尽量少接触。缺乏个人之间的交流，观察一个群体，往往就只看到了个别很优秀或很糟糕的成员。我看许多网上的评论，说有藏族学生喝醉了酒，拿着刀追砍汉族学生的。我们学校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也有过西藏学生喝了酒，在镇上撒酒疯，砸玻璃和路灯，整个镇子大气不出，听由他砸。但这些都是极个别的，如果你不在这个群体接触，看到的就是这个出格的人，你和这个群体接触，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很好的。将心比心，看到汉族人中间也经常有在外的不文明现象，但那不能代表全部的汉族人。

我很爱我的西藏学生，但我最初的浪漫想法却渐渐消失了，我觉得，天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有某些特点的话，很可能是环境打下的烙印。一般会觉得西藏人民淳朴热情，不为物质所动。但我想可能那是长期封闭单一的环境造成的。在我的观察里，我的西藏学生在上海适应得非常快。他们从紧张羞怯很快就变得时尚自信，短短几个月，如果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话，他们很快就和上海的少男少女没什么两样了。他们不是汉化了，而是都市化了，现代化了，这绝不是政府有意为之。

我不相信五十年前的西藏是天堂，因为我的学生给我看过她的家庭在五十年代时的照片，我看了吓了一跳，上面的人又黑又瘦，带着一种呆滞的表情，像是木刻的。她也告诉我，解放前只能活三十多岁。又没有什么婚姻制度，她的两个妹妹，好像和她都不是一个父亲的。也许有游客喜欢观看“原生态的文化”，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来说，他们有权过更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把生活变成化石供人参观。但我另外要提醒我的汉族同胞的是，你不要把一个人的心想得太简单。你觉得你是把他们从一个黑暗恐怖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出来，他们理当永远感激。你觉得你花上了这么多钱，他们应该表现得很高兴、很知恩图报的样子。是的，这些事绝不是假的。但是，任何一个人，他都是有尊严的，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一个民族，更是这样。

主管西藏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开大会不会忘记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西藏学生忆苦思甜。有一次，他说，“你们要珍惜在上海的学习生活环境啊，去年我送毕业生去西藏，不是在远的地方，就是在拉萨的郊外，田里的农民吃着……”。他还没说完，高年级学生就开始起哄吹口哨，声音把他压过了。老师之间也互相议论说，西藏学生和以前不一样了。毕业班有一次参观上海大型企业的机会，象宝钢啊什么的，以前问西藏学生你们想去哪里，都是很兴奋，但现在问他们，他们很冷淡，说他们没有兴趣。有西藏学生私下很直接和我说过：“你们就是想告诉我们，你们有多先进，我们有多落后；你们给了我们多少，我们全靠你们。”另外一次，我让我的班长到我办公室来拿课程表，他看过以后说：“老师，我要加一个字。”我很惊讶，不知哪里错了。他拿起笔来，在“语文”上面加了“汉”字，变成“汉语文”，我说：“这不是一样的么？”他很严肃地对我说：“还有藏语文，要写清楚是哪个语文。”但学校里并不教藏语文，这并不是学校不重视，据说以前还请过一个藏族老师教藏语文，但住了一年因为太寂寞的缘故离开了。从这件小事中我感受到了藏族学生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执着。

我常想，这一代的年轻人，不管是汉族的，还是藏族的，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受到了完整和良好的教育，又是在资讯充分的时代里，他们都是现代人，但民族的记号又深深打在血液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要象以前那样想得简单，就是我给你投很多钱，处处照顾你，你要知道好歹，老老实实太太平平的。我们是一样的人，都在迅速变化的世代里，都承受着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对我们的压力和冲击，在继承传统和成为现代公民之间都有困惑和茫然。我们要彼此相爱，用心沟通，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我最难以忘怀的，是我考取研究生以后要离开学校，我的西藏学生送我。那是 2000 年的夏天最高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喝酒，但学校规定不能喝酒。我就到他们的宿舍去，狭小的室内大部分都被双层床占满了。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挤了三十几个人，每一个人上来给我献一条哈达，举着酒杯唱一首祝酒歌。我身上堆满了哈达，又是汗又是眼泪，气都透不过来，人生能有

几度这样酣畅浓烈的情感呢！

我爱我的西藏学生，我觉得汉族就象一个大家庭里的长兄，要把弟弟妹妹都照顾好。现在长兄要做的，恐怕不是安排这个安排那个，而是要静下心来听弟弟妹妹们讲讲心里的话。毕竟，长兄在成熟，弟弟妹妹也在成长，一切都不是过去的样子了。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